

增評加註全圖紙樓夢



散 餘 賁 母 明 大 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候芳魂五兒承鐫愛





元 宋 如 迎 侯 義  
區 孽



紀為考如  
殉主學  
太虛



狗彘奴  
欺天  
招移  
盜



村 姐 冤 憾  
 娘 託 鳳 宿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十四 圖

四





釋舊懺悔情惺或癡郎



#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十四

##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賈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旨問你的事。此回演一復字故以北靜為發端賈政即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

縱子聚賭。強佔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

政任滿後。查看賑恤。於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

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稽察。實在糊塗。不能教管子姪。這就是辜

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此段演一坤卦以為受復之地其矛盾在上年二字其隱義即在上年二字但着兩字便令交通排場文字都作新文更有何題迫作敷衍語句北靜王據

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

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往來。並

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欸。是實的。然係玩物。究

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金哥索化石獸子。事明實案結矣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至死者有間。

一死一亡都由自取此乃大作開釋處也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赦何曾赦所參賈珍強佔良民妻女為妾。

不從逼死一欸。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

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為妾。並非強佔。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

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為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眾人揚言。搗亂。以致羞忿。自

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

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蓉而可容人人皆知詮異或以為罪

人不擊。或以為書存忠厚。且知寬之正。所以嚴之也。書中珍實以次人所犯皆大辟。不足以較辜。而悉在幽隱中語。面事跡不過爾爾。書重底不重面。使必大彰顯。則為事跡所無。犯在幽隱。仍以幽隱誅之。而已然。誅在幽隱。人所難知。則以必不能教人人所知之賈

蓉。以為之的。曰年幼。曰無知。曰無子。而省釋之。則犯罪同賈蓉者。難知而易知矣。不誅甚於誅也。其嚴乃如此。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

不正之罪。如此大案。只罪赦珍兩人。只不過收拾東西而已一段。述旨不即不離恰合。夢含胡蘆荊伯又曰情節欠圓。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

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

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並交官。違天棄祿。特看一假。乃明大義之發端也。北

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

此一奏。義可多乎哉。不必也。寫來肺腑。肝兒見。故雖終篇演復。而非真能復者也。眾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

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上下男女天地否也。再為明義作引。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

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

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臺站効力。賈

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

大哥雖則臺站効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

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

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座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着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獨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黨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

邢想在璉鳳尤想亦歸在璉鳳則璉鳳乃禍本明大義者所必誅也而乃因此以入明大義今明大義三字絕倒

賈母不忍。便問賈政

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珍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倒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麼辦。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託人



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

己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

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

淌。說道。怎麼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到這田地。剝極而坤也。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

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

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竟榮同枯。骨全吏如。此人當擇所從矣。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

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

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

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

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

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

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

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

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此又交代文字。其王爺在只可住得一兩日。所謂不遠之援也。老太太含悲忍淚的

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

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

如此亂嘈嘈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

政哭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懊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

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

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

過去。明大義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

西都拿出來。記曰：子婦無私貨，賈母做媳婦而財貨多多，正鳳姐承受。衣鉢地也，禮必有義，明大義如此，曲筆深文，夫誰覺得。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來，一一的分

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

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

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了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同是三千曲禮之數，借禮言義，以深諒也。而三分一分三男，女交互總成，刺

復之象而復究為偏私之復，故曰惜。春是我的事，請看感偏私回評。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

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鳳亦三千，且今獨得看一尺字，則赦珍轉若罔

鳳而及以致禍之人而還上賞。義之為義，明之為明，可知已。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也用

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

了分去。借衣服演割字而不及實玉賈環執蘭判而不判各有深義。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

去。五為土，數實為書，王四象之所歸也。南方火鄉，解見前。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

的，你就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

的。

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都是給寶玉的。政為寶所得金銀子無數，目銀玉不知所終矣。與黛玉棺材相對勘。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

情完了。

絕不及環而蘭亦只曰分些明大義者固如此乎。

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

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曰：明大義乃瞎說一部書無非瞎說。到此方纔破開瞎說。宣明顛倒錯亂左木右金之真寶禍首不更收着了。只是現在家人過多，

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教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也分派妥當。各

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

去的賞去。

書中虛提人單子到此收拾。

如今雖說偕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

與交過家產一奏相同。

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

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

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此正真假混淆不及分明之會。故特提甄家寄頓，真沒則假假沒則真也。而由假入真，刻之必須淨盡，方得一陽之復，故必待招歸盛回而到始無遺也。故說

再有事出曰風曰雨，鳳之西風實之雲雨盜之機也。

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

實在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

再就賈政一觀明義便是人莫如其子之真真切切注脚而大學此章及演出矣。

賈政

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

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侍的了。」何嘗結果所結果者一驚驚耳以了頭作收料正以易理作收料也。

賈政等聽到那裏，又加傷感。

大家跪下，說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就

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都所謂你們別打諢。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

著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

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

此正好收斂。守住。只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知。只打諢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

要死。我心裏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穀守住。也就

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是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

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

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倒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

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噯。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冤家二字。直注實意。不是冤家不聚頭之語。而其聲如聞。說著。叫人扶著。要

親自去看。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

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兒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再傷感

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叫賈政也看不上絕倒。賈母道。你們各自出

去。等一會兒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

挑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直是背子行私禍首之首。罪魁之魁。作於此也。寫來

令人失笑。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著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



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以慚愧二字為來復時

之基見人到鳳姐尚有愧悔時即有來復時也是大指點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

來，瞧心裏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

使的，失魂落魄。鬼神指氣數之天魂魄指一金一木魂失魄落則不惟受其殃即亦被其禍也不但不能殼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

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七八十五所謂將算之年指錢婚也破木石成

金玉正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

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兩語又括判復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

什麼相干？此又責賈母之文人有恥心作善之基也當利導之而乃代為解飾則無所用恥矣乃宣明失教之旨在全書不在本旨也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

了什麼呢？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

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

疼他，再責賈母縱惡乃是明筆王夫人也不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

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

個粗使了。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

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